

宋文鑑

宋文鑑

宋文鑑卷第九十三

論

君臣論

徐鉉

持權論

徐鉉

師臣論

徐鉉

勸農論

高錫

斷論

田錫

原古

賈同

原祭

鄭裒

原孝

陳堯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

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寧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爲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旣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京厲流于彘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爲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已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爲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爲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爲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貳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滑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慙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爲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爲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己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遏其淫而已苟自爲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尙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旣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己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己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

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勳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已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書見魏帝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鬪其威名如此及其爲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爲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爲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爲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會不知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爲賢不違命爲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爲而假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弃正義而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

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爲亂也止誅八
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
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
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
之惡惡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蓋亦
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
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僂俛以至政隳勢敗而自不之知也
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師臣論

徐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
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以教
其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
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
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

亡自三皇已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於大道嘉言美
事掠歸於己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
自一人不當爲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
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
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
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爲義帝縞素
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鄭忠之畫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
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祿豈爲人臣所教者不能
爲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
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
二帝者皆用忠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
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
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
知立德不辦此必爲人之所教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

之主猶有斯論況常人哉夫爲國譬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眾舉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鋒摧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君人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豎子可爲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哉嗚呼斯道之不明久乎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墮於制度也制度墮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偕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

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
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
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
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過於凶穀帛逋矣賦斂方取焉農乃完
其逋以供賦斂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
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
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
而獲利焉卽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
尺之綺飾一尺之紈比帛之價有幾也旣金玉綺紈與穀帛之價
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
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
紈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
無游民何者眾之利薄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
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

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器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旣舉病自然去病旣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煩歲舉古典哉

斷論

田錫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僞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恥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僞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尙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

遂自諸侯而爲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法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旆武王震恐以爲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眾意以爲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鎗銷爲金狄聖謀國典焚爲煨燼將以弱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爲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絕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爲忠也伊霍廢黜由己是斷於爲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籍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爲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

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
于時臣僚進諫以爲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是之弱卽生戎心所
謂智略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竊發責敵
之罪頗類太宗然爲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卽漢祖之斷有餘而
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
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
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
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爲韓信不斷於爲忠而猶豫
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
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
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
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
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

謝七國錯旣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誣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幗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原古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烏乎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眾也取於眾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眾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眾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爲衣豈不美哉而爲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

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爲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爲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爲不先爲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蠲欲不已則欲盡則

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而窮吾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原祭

鄭 褒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也尊卑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爲子故郊以享帝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得以祭境內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爲崇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難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